

北京鋼院

1958年1月11日出版

第142期

本期共4版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編

劃清敵我界限，提高思想認識

全院深入討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

近兩天來，教職工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在討論中大家基本同意高院長所歸納的群眾意見，但是在具體的談到右派的處理時，還有分歧。

對於有專長及年老體弱的右派，在處理中要不要照顧的問題，大家討論得很熱烈。有人主張，對於那些確有專長、當前工作需要而又誠意悔改的右派，可以適當照顧，給予留用察看以利用其專長為社會主義服務；也有人主張對於這樣的人可以給予恰當的照顧，但留用察看太輕，應監督勞動，如具備上述條件而又由於年老體弱的右派分子，可以給予留用察看處分。也有人主張教師中的右派一般不應開除，應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改造他們為社會主義服務。對於上述各種意見爭論很多，目前各單位還沒有統一的看法。

大家討論認為，對那些有悔改表現的右派分子應從寬處理，但怎樣才算是悔改表現呢？有人認為，要看右派分子是否有悔改的表現，主要是看他的反動言行是否全部交待了，如沒交待，還是不應該算是低頭認罪表示悔改了。而對於那些過去拒不交待、頑抗抵賴的右派分子，如果現在開始真誠悔改

交待問題，也還是應該歡迎的。

對情節嚴重，態度惡劣拒不認罪真誠悔改的右派分子，很多人都主張一定要開除他們。但是大家指出，右派分子今天應該認清自己的出路，趕緊向人民低頭認罪，真誠悔改，努力改造自己，將來仍可回到人民懷抱中來，否則只有自絕於人民。對於這些右派分子，也有人主張不開除。他們的理由是怕影響到右派家庭的生活，因而提議把他們留在學校，作一面教育人的鏡子。

教職工目前已經開始討論了對本單位右派分子的具體處理問題，在討論中大家認真地核對並分析了本單位右派分子反黨言行的事實。

對學生的右派應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意見不一。有部分同學認為，學生中的右派，因為年青，受舊社會影響小，故容易改造，在處理上應比教師輕些，而對年紀大的教師，其對舊社會的黑暗應當了解，但他們現在還反黨，那麼處理就要加重些。也有的同學不同意這種意見。他們認為在人民的大學里不應當培養右派。還有人主張對低年級的右派應比高年級的右派從嚴處理。因高年級的右派已受了幾年培養，為不浪費人民血汗起

見，可以保留他們的學籍，送去勞動改造好後，再回校學習。但也有同學反對這種意見。他們說：高年級右派很快就要畢業了，決不能讓

我院開始滅鼠捕雀運動

捕雀能手馬春林受表揚

滅鼠捕雀運動，已在我院開始，印刷廠馬春林利用一個星期日的半天時間，就捕捉了42只麻雀；受到愛衛會的表揚。

早在1956年，馬春林的捕雀本領，就挺有名，他曾獲得過獎品，從那時起他對捕雀工作一直沒有中斷過。當今年我院所屬愛衛委員會向印刷廠提出滅鼠捕雀的任務後，馬春林就一聲不響的

干起來。當他一次就向愛國衛生委員會交了八十四只麻雀抓子時，大家都感到十分驚奇，王總務長聞信，特地到工廠來勸勉他。同志們也希望老馬把打麻雀的本領傳給大伙，爭取我院所屬更多的捕雀能手。馬春林也表示一定照辦，並準備在元月12日上午7時在苗圃東面鐵絲網外作一次公開表演。

(印刷廠 古正)

他們的反動言行帶到工作崗位，所以對高年級右派的處理要從嚴；而對低年級右派的處理可從輕。有的同學對上述說法都不同意：右派就是反動派，他們的本質都是相同的；不管其年紀大小、班級高低，都應一律對待。

在同學中由於對右派的性質及處理右派的原則討論得

不深入，因而討論對右派的處理時則見解懸殊很大。所以，很多班現在正組織同學深入地學習文件，對右派分子是不是反動派，為什麼要處理右派，以及如何貫徹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等問題再反復展開討論。

(山人)

短評

前天，相四同學集會總結近幾天來討論處理右派的情況，並研究了下一步如何深入展開討論的問題，從目前同學們的討論情況看，這個做法很好，很必要。相四同學們檢查到前幾天的討論中主要存在有兩個問題：(1)大家熱烈地討論了如何處理右派，但為什麼要討論處理右派，思想上不明確；(2)同學們還有些思想顧慮，因而，暴露思想不大胆，不敢勇于爭辯。這也正是目前同學討論中普遍存在的問題。

處理右派，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也是社會主義教育中生動的一課。這也就是說，在這次討論中，不僅是要群眾來處理右派，而且通過對右派的處理，使廣大群眾接受一課社會主義教育。但是這個目的，不少同學不了解，所以很多班級並沒有對右派的性質、為什麼要處理右派等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也沒有很好學習文件，一開始就討論了對右派分子的具體處理，所以討論深入不下去；甚至有的班級的討論停頓了，他們在等院長報告，等學校對右派處理提出具體標準後，再進行討論。

我們應該看到，目前不少同學對右派的性質還認識不清，要不要處理右派，也還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各班級應該組織同學精讀有關文件，對右派的性質、

為什麼要處理右派以及處理右派的原則等問題展開深入的討論，以劃清敵我界線，統一思想認識；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討論對右派分子的具體處理。

由於處理右派也是社會主義教育中的生動的一課，因此，同學們應該在討論中大膽地暴露思想，勇于展開爭辯，以從辯論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但是，有一些同學沒有抱著這樣的態度參加討論，他們在討論會上並沒有談出自己的真實的想法，相四有同學檢查說，由於自己有顧慮，雖然在會上發表了些意見，實際上自己對有些問題並沒有弄清楚。無疑，這樣進行討論，又怎能使自己通過辯論改造

把討論深入一步

思想接受教育呢！因此，我們認為，同學們不僅要有主人翁的責任感，嚴肅認真地討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而且要以學習的態度，大膽暴露思想，勇于展開爭辯，以在討論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進一步劃清敵我界線，培養自己的無產階級感情。這樣做才是正確的。

如果有些班級討論深入不下去，希望他們能象相四同學一樣，總結一下前幾天的討論情況，找出原因，以便把討論深入地開展起來。



向鋼院的選民同志們彙報

區人民代表 楊尚灼，張萬驛

去年12月26日至28日海澱區召開了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代表們聽取了海澱區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報告：(1)1957年農業生產總結和1958年農業生產計劃；(2)關於冬季“除四害、講衛生”運動的計劃；(3)區人民法院1957年1至11月份工作報告；(4)區人民檢察院1957年1至11月份工作報告。經過小組討論，代表們同意這四個報告並通過決議督促區人民委員會繼續貫徹勤儉辦社、民主辦社的精神，進一步發揮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挖掘潛力，為超額完成計劃和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在愛國衛生運動方面，責成區人民

委員會廣泛地宣傳，深入檢察，動員全區人民認真地、經常地開展“除四害、講衛生”運動。對於區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的工作，要求克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以及右傾麻痺思想，正確地區分和处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以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1. 海澱區的農業生產

這幾天來，在全國農業生產戰線上，捷報頻傳：1957年計劃擴大灌溉面積九千多萬畝，不到三個月已完成50%以上，真是振奋人心。我院所屬昌平區的同志帶回來喜訊：也是興修水利工作搞得熱火朝天。我們海澱區的情況到底怎樣？現在讓我們簡單地來向大家匯

報一下本區1957年農業生產情況和1958年的生產計劃。

海澱區1957年是豐收的一年，糧食作物勝利地完成了計劃，比受了澇災的1956年增產27.84%比平常年景的1955年增產17.29%。每畝平均產量367.49斤。其中有十個農業社每畝糧田產量超過了400斤，即提前十年實現了1956—1967年的農業發展綱要中所規定的華北標準。現在這些社社員的口號是“今年過了黃河，明年爭取過長江。”事實上有些高產豐產的稻田每畝已達1185斤。

其他作物：棉花比1956年增產了188.1%每畝平均產量186斤。蔬菜總產量比1956年增加了17%，完全是由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獲得

的，平均每畝產量5281.3斤，有的每畝產大白菜24,195.9斤。

生豬生產有很大的發展，全區到十月底共養生豬33,521頭比1956年增長162.1只，其中母豬增加更多，比1956年增276.9%。

1958年主要生產指標，要求全區糧食作物達到每畝平均400斤，爭取提前九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比1957年增產8.8%；蔬菜作物擴大種植面積，並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計劃增產40%來供應本市日益增長的需要；棉花計劃增產20%；生豬生產要增加115%。

興修水利主要是改進舊井，鑽打新井，和利用已有渠道來擴大灌溉面積16,000畝，這是開人民代表會議時的

報告數字。這個數字是由區人民政府最初提出擴大灌溉面積6000畝，經群眾討論後而決定的結果。在開會期間這個數字已提高到30,000畝，可能更高。就本區糧田不過十一萬畝來說，這個增加的灌溉面積是很大的。即此一椿，可見群眾的生產熱情，他們正積極地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來實現農業發展綱要。

2. 海澱區的愛國衛生運動
區衛生部門去年有計劃地開展了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曾對五個鄉、鎮、辦事處328戶進行聯合檢查：其中三潔戶（室內潔，院內潔，街道潔）占85%；三無戶（室內無蚊蠅，院內無子屎，廁所

(下轉第四版)

爲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 如何處理右派分子?

編者按: 下面四篇文章對如何處理右派分子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對右派分子如何進行處理, 在討論中有些分歧意見, 實際上這是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性質、爲什麼要處理右派、處理右派的原則等根本問題, 具有不同的認識所致。因此我們希望讀者們就上述問題及下列文章繼續展開深入的討論。

資產階級右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派。

可是在討論

到具體問題時, 大家的意見有很大的分歧。有的人說: “這次資產階級右派主要是在‘理論方面’和‘思想範疇方面’向社會主義進攻, 因此他們不同於反革命, 右派分子對社會主義的危害性不及反革命分子大。” 還有的人說: “右派分子還沒有到殺人的地步, 破壞性比反革命分子小。” 總之, 持這種意見的人認爲右派分子不同於反革命分子, 因此處分右派分子應該從輕。

反右派鬥爭是我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是全國絕大多數人的一致要求, 人心所向, 1956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在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對於資產階級右派說來, 他們是不甘心放棄資本主義的“靈牌”的, 他們敵視社會主義。因此在去年當黨開始進行整風時, 他們就向勞動人民和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發起了大肆進攻, 他們攻擊社會主義的各種制度和政策, 特別是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公開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並要求共產黨下台。我們是能清楚地記得當時資產階級右派攻擊社會主義、攻擊共產黨的領導猖狂到何種地步; 他們到處煽風點火, 組織了各種各樣的反動小集團, 有組織的進行反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甚至瘋狂到拋出

嚴肅處理學生中的右派分子

軋61.6 易仲開

了定時炸彈。當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配合着資產階級右派向勞動人民進行了反攻倒算, 反革命活動一時猖獗起來, 有的工人、幹部遭到毆打和慘殺, 漢陽反革命暴動就是明顯的例證。就拿我院的情況來看, 一小撮右派分子在二劉一趙的帶動下, 猖狂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反對社會主義, 頓時把我院搞得烏煙瘴氣, 到了“滿院風雨院欲摧”的地步。從以上情況看來, 資產階級右派的陰謀, 就是要在中國搞起一個“匈牙利事件”, 企圖顛覆人民政權, 搞垮社會主義, 使資本主義在我國復辟。如果右派的陰謀得逞, 中國將會出現一個怎樣慘絕人寰的局面, 世界的局勢將會起怎樣驟然的变化是可想而知的。彭真同志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上痛切地指出這次資產階級右派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性質的嚴重和惡劣以及手段的毒辣, 和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等一手製造的“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事件是沒有什麼區別的。由此可見, 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 右派分子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分

子, 是反革命, 是人民的敵人。對待敵人決不能姑息, 必須要進行嚴肅的處理。再從我們培養干部的方針

上來看, 社會主義的、大學, 人民的、高等學府是培養忠於社會主義、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絕不應培養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如果我們真的培養了這批右派分子, 增加了他們的反社會主義資本, 那就是對人民的殘酷。

鑒於以上理由, 我認爲對學生中的右派分子一般地說, 應該將他們從高等學校中清除出去, 對於罪行嚴重的右派分子, 開除其學籍, 送去勞動改造或勞動教養; 對於罪行雖不十分嚴重, 但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 亦應開除出去, 只有對那些罪行較輕, 從實際生活中確實考察他有誠意悔改的右派分子, 暫時還可以留在學校里考察一個時期。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考察, 證明他們確實放棄了反動的立場而表現好者, 可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繼續培養他們。

有的人可能要反駁我, 照我這樣的意見是違背黨的“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的。我的答復是否定的。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敵人, 今天我們對右派分子如果不是觸犯刑律的, 一般不予以辦罪, 不剝奪其公民權, 這就體現了黨和政府對右派分子處理的寬大精神。但是, 敵人終究是敵人, 不能寬大到無邊無際, 乃至把敵我矛盾混淆爲人民內部的矛盾。如果這樣作, 就會在人民內部沒有大是大非, 敵我不分了, 同時也不能促使右派分子誠意悔改, 從下面一件事可以充分地看出來: 軋61.8班

我對處理右派的看法

黃務滌

在討論處理右派時, 有許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 根據右派分子罪情的輕重和悔改的程度, 應給予不同的處理, 不能一律對待; 對於還有所專長, 而我們工作又有所需要的右派分子, 應適當地利用其專長。也有些人認爲, 凡右派應一律開除, 右派分子根本不能留在高等學校。這種認識有對的方面, 因為右派是反動派, 在我們集體中最好不容留反動派。但是今天不應按第二種意見去做, 因為這是不利於對右派的改造, 不利於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黨是寬大爲懷的, 只要右派分子徹底悔改, 就給予自新之路, 允許回到人民隊伍中來。

把一部分右派分子留在學校改造, 甚至在必要時讓他們講課, 行不行呢? 我看實在必要時, 是可以的(當然應該有條件)。

“一律開除”的辦法不符合嚴肅與寬大相

結合的原則。我們能對曾經向我們猖狂進攻的敵人實行如此的寬大, 不正說明我們力量的強大嗎? 當然對那些情節嚴重, 態度惡劣的右派分子是必須開除的, 但留着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學校, 只要羣衆對他們的反動本質看透了, 而且隨時監督他們, 那就並不可怕, 相反的到還可以使我們更警惕。至於讓少數右派分子在必要時講課(他們並不是人民教師), 也正說明我們強大, 我們不僅能把右派從政治上打垮, 而且利用他們的學識來爲人民服務, 這難道不是好事嗎? 蘇聯在建設初期曾以巨資聘請過美國的資本主義專家, 難道今天我們就不能在一定條件下僱傭一部分右派分子工作嗎? 當然對青年同學來說, 在向右派分子學習科學技術的時候, 時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是完全必須的。而且不能象對待人民教師那樣對待他們。

右派分子戴慶坤在批判他時竟無恥地說: “把我當右派分子沒有什麼了不起, 四年一混就過去了, 藍本明現在還不是照樣拿工資, 只不過少一點罷了。”

有的人也許還會這樣說, 學生中的右派分子年紀輕, 可塑性大, 可以在學校中教育過來。我認爲這些人是在“以善人之心, 度惡人之

腹。”正如人民日報指出的: “對於右派分子, 無產階級當然不能實現領導” 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對他們是不適用的, 只有強制他們進行勞動, 在羣衆的監督下, 他們才有改造的可能。

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敵人, 他們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 對他們進行嚴肅的處理是應該的, 必要的。

我的意見

編輯同志:

最近全院都在討論如何處理右派分子的問題。上星期我們班就“爲什麼說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進行了討論, 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意見分歧, 大家一致認爲右派是今天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反動派; 是我們廣大人民的敵人。這星期我們在認識到右派性質的基礎上深入討論“如何處理右派的”問題。很多人都說: 右派就是反動派, 他們對人民犯下了罪, 應該嚴肅處理。學生中的右派, 應該一律開除, 然後再由司法部門根據他們所犯罪行的情節的輕重分別進行處理。這些意見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但還有一些問題, 至今仍未搞通。對敵人應該堅決毫不留情; 但是在我們國家政權如此巩固, 又經過了反右派鬥爭, 人民的覺悟已大大的提高, 根據黨的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 不分輕重一律開除是否合適呢? 還有右派分子在全國人民中雖爲極少數, 但在知識分子中也是一個不小的比例, 就拿學生中的右派來說, 一個學校有二、三百, 全國就有上萬人, 如全部開除出去,

對我們的建設事業, 會不會帶來損失? 如何理解化消極因素成積極因素呢? 在發言中有人說我們根本不應該爲右派考慮今后的出路問題, 我認爲這種看法不太合適。今天對右派分子一般是不辦罪的, 還允許他們生活在这塊土地上, 這樣就不能不爲這批人今后的出路考慮考慮。當然, 徹底改造思想, 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才是他們的唯一出路; 但如何對他們進行改造也是一個問題。又有人說右派分子的思想在幾年內是改造不過來的, 把他們開除出去後, 交給國家司法部門、或交給社會去改造。如果照這樣做法, 我們的任務就很簡單了, 對任何右派只是一個開除不開除的問題了。我認爲這樣一律對待的態度, 對分化敵人、改造右派都不利, 通過對右派的處理, 也不能達到更好的教育羣衆、提高階級覺悟的目的。所以我認爲應該認真討論各個右派所犯錯誤的大小, 向黨向人民進攻猖狂的程度, 以及他們悔改的決心, 給以不同的處分, 有的開除, 有的留校察看, 有的送去勞改。 韓慧

怎樣處理學生中的右派

莊浮云

最近幾天內, 采礦系各班都對右派處理問題展開了討論, 一般說來, 對右派是反動派大家的看法基本上達到一致, 但對右派的處理意見分歧較大, 有不少同學認爲學生中的右派應該大部分不開除, 但也有不少人認爲應該一律開除, 前面一種意見具有如下的理由:

第一、學校是教育機關, 對青年有培養教育的任務, 大學生中的右派也都是青年在學校中教育他們更有效;

第二、若開除他們, 社會上的人都看不起他們, 那末他們以後便永遠找不到職業, 他們出路怎麼辦?

第三、我們對待右派是寬大嚴肅相結合, 假如開除他們, 那怎能體現寬大政策呢?

第四、右派分子經過了一系列的批判, 說理鬥爭, 他們自己知道了自己的錯誤, 今後可能進行自我改造, 改

正錯誤, 仍然能爲人民工作;

第五、我們年級的右派在大學學習了二年半, 掌握了一定的基礎專業知識, 若繼續讓他們升學, 如能改造得好, 這不是對國家有利嗎?

第六、假若開除他們, 讓他們流落在社會上, 這樣他們在社會上造謠生事, 不但會影響社會治安, 而且會使社會增加麻煩;

第七、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 假如開除這麼多人, 在國際上是一個不好的影響, 他們一定登報喧嚷“在中國的大學生中多少人被開除出校”, 這樣對我們大學生也是不光彩的;

第八、讓他們留在學校中可以給我們作反面教師。

上述的理由, 是否充分, 我個人還沒有個主見, 因此, 我希望把我知道的這些寫出來, 請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反動透頂的右派分子沈浩然

朱廣明

右派分子沈浩然是礦61.1班調干學生。

沈自入鋼院以來，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動謬論層出不窮。整風一開始更是猖狂，直到反右初期，仍然公開的、全面的、系統的散佈右派言論。從黨到基層組織，從國家政策到基本制度、從國內到國外，無不攻擊。當班上開始反右派時，他則欺騙學校逃回家去。本學期返校假裝正經，暗地準備對策。當批判他時還狡辯，頑抗抵賴。現將他的主要言行揭發如下：

仇視黨的領導，

污蔑黨的領袖 丑化黨員

一切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目的都是企圖用資產階級領導來代替無產階級領導，右派分子沈浩然也不例外。1. 沈浩然支持葛佩琦“殺共產黨人”。他說：“殺共產黨是給共產黨敲警鐘。給共產黨一次警告。共產黨再腐敗下去的話，老百姓起來殺共產黨也未嘗不可！”“共產黨亡，中國不會亡”。我們要問，這是站在什麼立場上，怎麼樣的人才能說這種話？沈浩然還支持儲安平的“黨天下”。他說：“我工作的機關里科長級以上都是黨員”，“非黨人士有職無權”，“十二個付總理為什麼沒有一個民主人士？難道沒有一個稱職的嗎？即使沒有也該培養一兩位。”看！右派分子是如何想在政府中取得資產階級領導權的！他特別同意儲安平的“大和尚”、“小和尚”，當別同志提出這是污蔑我們偉大領袖時，他氣憤地說：你根本不懂文學，沒有一點文學修養，這是一個“比喻”！好一個“比喻”，人民把毛主席比作“太陽”、“救星”。他却比作“和尚”，這是什麼情感？“和尚”是脫離紅塵的出家人，我們敬愛的毛主席是這樣的嗎？我們決不容許這種惡毒的污蔑。2. 當我院烏雲遮天時，他罵道：“他媽的！不象話，我也來鳴一鳴！”在班上第一次“鳴放”時，他氣勢兇兇地說：黨團員不帶頭“鳴放”是不是怕開除黨團籍？是不是上級沒有佈置，你們不敢鳴放？這是多少惡毒的污蔑和誹謗，在會上他控訴叫嚷“你們這些無憂無慮無牽無掛的毛頭小孩子，當然不懂得什麼，你們也為我想一想，我有愛人，有老有小，本來工作不好嗎？一個月拿七、八十元，可以養老養小，可是，我學習了，把家庭的担子給愛人去挑，為的是什麼？可是大冶金主義下的採礦系這一年給了我什麼？你們說我用什麼

向他們交待？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黨每月給他29元的調干助學金，有吃的有花的，還有這樣好的學習條件，有什麼對不起他？！3. 班級讓他起草一份大字報，他寫到，要“懲辦”大冶金主義的締造者禍首——魏景昌。班委對這不同意，他大為不滿地說：“你們曲解了我的原意！”並要回原稿。他就是这样“幫黨”整風的。這一時期他非常“積極”，大家讓他到工作組工作。工作組中有黨員參加，他罵道“黨員辦事沒魄力，束手束腳，什麼都要考慮考慮。”看看！這個右派分子是如何丑化黨員的！黨員是沒有他反黨“魄力”大。我們的黨員絕大多數都衷心耿耿、老老實實為黨工作的，他們的光輝事跡，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我們決不容許右派分子這樣丑化黨員。4. 他說“黨委整風沒決心，根本不想領導好這次運動，因為以前，每次運動都是整別人，這次整到自己頭上了。”“整風是群眾自發性運動……”整風是群眾“自發性”的還是黨領導的，大家會看清楚，我們決不能容忍右派對我們歷次運動的攻擊，以前整別人整的是誰？“土改”中鬥地主，“肅反”中鬥反革命，“三反”中鬥貪污犯，那是劇烈的階級鬥爭、敵我鬥爭。我們黨的整風是這種性質嗎？他還說：院領導再不接受意見，就搞大民主運動！”當礦四右派分子王植恭來煽動“罷課絕食”時，他說：“你們力量不夠，我來發動一、二年級支援你們。”5. 當我院右派大將劉景芳提出“內行人治校”時，沈浩然把劉的論點加以發揮，挖空心思提出反黨五大論點：①黨政分開，說明有黨存在，不是取消黨的領導；②學校不需要黨委，有一個黨支部管管思想就可以了；③學校不是立法機關；④校委會中有黨員（內行者）可以保證黨的領導；⑤高等學校在高教部領導下，高教部有黨委，高等學校可以不要黨委。這五個論點反復說明一個問題，“反對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要黨下台”。

攻擊黨和國家政策

1. 攻擊肅反運動。沈浩然支持黃紹竑的言論，他說：“他媽的！我就反對說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公式！”並說“肅反運動違犯了憲法。”還說“肅反不應該發動群眾來進行，這樣會發生很多錯誤。”他不同意通過肅反搞清楚了一部份人的歷史

問題是肅反成績。肅反的成績是任何人不可抹殺的。發動群眾是黨的根本路線。右派分子沈浩然痛恨肅反，害怕群眾不是偶然的，而有其階級的根源：他的祖父是在鎮反中畏罪自殺的，他的反革命父親肅反時被判刑勞改五年。他想否認肅反成績，煽動群眾，反對黨只是為他那血債累累的祖父、父親“申冤叫魂”。2. 反對統購統銷。沈浩然說：“統購統銷的好處大家都知道，很明显我兩次回家就見糧不夠吃……，廣西就餓死幾百人……。”這個右派是狡猾多端的。他先肯定一個概念，然後用捏造事實的手段來加以否定，迷惑群眾視聽，便於跟他向黨進攻，這就是他的手法。3. 攻擊教育制度。沈浩然說：“現在的大學生太可憐了，不如以前大學生質量高！現在不能隨便選修課。學工

的不應該學馬列主義，馬列主義一看就懂，用不着學，學也是分散精力，浪費時間。”這種攻擊目的很明显，企圖煽動群眾，反對現行教育制度，以恢復資本主義教育。特別想企圖取消我們革命的思想武器——馬列主義。起而代之以資產階級思想。

4. 攻擊選舉制度。沈浩然說：選舉制度不民主，代表名單由上級安排好了，自己不同意選別人也沒有作用！”這是多少惡毒的污蔑。

攻擊基本制度 污蔑蘇聯

當討論我國當前的主要矛盾時，沈浩然說：生產力是最活躍的東西，在我國仍然是生產關係落後於生產力，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並舉他廠的組織計劃不適用生產來證明。這個問題實質很明显，按他的邏輯，因我國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所以必須改變這種生產關係，推翻現有社會制度。

周總理報告中指出：“共產黨領導國家權力機關”，而沈反對說：你們能說出黨中央高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嗎？

既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施權力最高的機關，但其上還有共產黨控制，這“人大”怎麼能發揮它的權力作用呢？他歪曲“人大”的權力，攻擊人民代表制度，企圖恢復他所嚮往的反動統治。

在討論斯大林的錯誤時，他說：“斯大林的錯誤是社會制度的產物”，“蘇聯最高蘇維埃沒有權力制止斯大林的錯誤，一長制產生個人崇拜……。”他想以此煽動群眾反對蘇聯，反對社會主義。

目前表現

當我班批判沈浩然時，沈起初就不老實檢查，他說：“我的言行是有利於黨和社會主義的。”在大家質問揭發、對証事實後，他說：“我在客觀上起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作用，而主觀上死了也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在大家批判下，他只得承認，主觀上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因為階級仇恨，仇恨黨。

經過大家四次批判、揭發後，沈浩然目前態度仍消極抵賴，不肯老實低頭認罪。

女右派莊薇的丑惡面目

軋61.4通訊

在軋61.4班同學和軋二全體女同學一起旁追猛擊下，平日被認為僅僅是“幼稚的、落後的、傻子般”的莊薇，原來是個反動透頂、頑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右派分子莊薇是軋61.4班的学生，在整風和反右派鬥爭中，特別是在反右鬥爭以後，積極為右派大將辯護，並極其卑鄙的偽造許多所謂“事實”來充實右派大將們的論據。當同學們肯定了“黨天下”的反黨實質後，她却高唱着同意“黨天下”，她污蔑黨是不得已把宋慶齡安插在付委員長職務的。她更大肆的攻擊人民日報，說什麼“人民日報報喜不報憂，拿工人說話了來壓一壓鳴放”。她轉彎抹角的把國務院嚴肅處理廣西餓死人一事說成是騙取人民的信任。誰都知道多少革命先烈在犧牲的一剎那，他們還念念不忘黨和人民革命的利益，絲毫也不顧及自己的寶貴生命。然而右派分子莊薇連這光明磊落的事實也全盤否定。她說：“革命的自發性就是自私自利，革命者都是為了自己利益而革命的。”她為什麼這樣惡毒的攻擊黨呢？這是因為她對黨有着刻骨的階級仇恨。在一次會上，她叫囂道：“要是在匈牙利我也會拿起槍桿的。”她不滿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她把三害根源強加在我們社會主義制度身上，她也把廣西餓死人硬說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點。我們說：生活在

中國是最自由的，然而右派分子莊薇却無恥的說“我生活在新中國沒有体会到什麼民主自由。”她要的是什麼自由呢？她非常嚮往香港的那種任意剝削人壓迫人的“自由”，她向人夸耀的說：“香港一個舞女每小時掙四塊港幣，我到香港去生活也一定不差。”這是多少可恥啊！右派分子莊薇竟不願做新中國的大學生，而甘願去香港當一名舞女。右派分子莊薇對蘇聯是非常仇視的，而對美國却崇拜得五體投地，她造謠說：“蘇聯花布是冒牌的，中國貨貼上蘇聯招牌”、“蘇聯援助我們是胡扯”、“蘇聯援助有兩面性。”並且別有用心地說：“蘇聯工人的一月工資還不够買一件襯衣。”只要我們一提起蘇聯她就將美國抬出來，美國對她什麼都好，甚至一把小刀，一條毛巾都是美國貨好，她故意歪曲的說：“香港美國工人有小汽車，美國也會援助過我們。”莊薇更不擇手段的攻擊我班的黨團員和幹部。她屢次揚言：“我班絕大部分團員不合格，只會啃教條，耍兩面派”。

右派分子莊薇不但在政治上是一個右派分子，在道德上也是十分敗壞的。她強烈的追求資產階級的荒淫無恥的生活方式，亂搞男女關係。她曾毫不知恥宣稱，我的男朋友很多，可以任意挑一個。的確是這樣，她今天玩弄這一個，明天又玩弄那一個。她在上學期反右派鬥爭時更

搞得烏煙瘴氣，晚上失眠，白天請假睡覺；並大肆誣蔑婚姻法一夫一妻制規定不合理。在生活上她揮金如土，錢用完了就要申請臨時補助，當總干問她為什麼申請的時候，他說“沒有錢用了就要申請”，上學期她騙得甲等人民助學金，這學期班上評她為乙等時她就大罵干部，提出絕食，並無恥的說：“高院長這麼多薪金應該拿出部份給我。”這些事實給我們更看清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莊薇的糜爛腐蝕的靈魂。

右派分子莊薇的態度是極端惡劣的，當軋二全體女同學質問她時，她斷然拒絕回答，並且威脅說道，“你們不要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你們怎樣對我，我就怎樣對待你們”。這是多少猖獗的向我們進攻啊！

她還屢次的利用在交代罪名的名義的掩護下，繼續販賣她的右派言論，這更引起了全班同學的憤怒！五日晚上軋二三個班和軋二全體女同學聯合清算了她的反黨罪行。會上她假裝成一付可憐相表示態度說：“要向人民低頭認罪，重新做人，爭取在人民的大學里學習！”但是不過十幾個小時，就暴露了她的交待是虛假的，她兇狠的撕去了大家貼出的一些大字報和漫畫。否定了以前承認的一些事實。同學們對她的頑抗態度感到十分氣憤。大家表示，對這種死不低頭認罪，不老實向人民交待而一味頑抗的右派分子，就要狠狠地和她鬥爭到底！

堅決清洗團內右派分子楊石民

大胆暴露思想，勇於展開爭辯

歐陽劍子

在討論對右派分子處理的時候，會上會下的氣氛有些不同。會上可謂是各個激昂憤慨，似乎人人與右派的界限都劃得很清楚，很多人都要求把右派分子一律開除出校；會下則不然，就是那些在會上“堅決”要求一律開除右派的人們，也有不少會下變了口氣：有人說，青年人一時失足，還是應當加強教育，不要都開除；有人說，對右派分子也應該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人說，右派也有大小高低，應該分別對待……。

會上的意見不一定全對，會下的意見不一定全不對。比方說，主張凡是右派一律開除，我看這個勁頭未免有點偏激了吧！而分別對待，這個看法到還要得。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會上會下兩個態度，兩種意見？據說是因為怕“禍從口出”，所以在會上不敢大膽發表意見。關於“禍從口出”問題，院刊已有過討論，這不是本文所要談的主旨；我們應該抱什麼態度參加討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這裡要累贅幾句。

處理右派，是反右派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處理右派，這是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要求，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我們應當有主人翁的責任感，認真地嚴肅地參加討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

在討論中對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自然現象。對於各種不同的見解，應該大膽地提出來，經過大家爭辯，以求得正確的結論，使對右派分子的處理不“左”不右，符合於嚴肅與寬大相結合的原則。

處理右派，又是社會主義教育中生動的一課。通過對右派的處理，我們應該接受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一次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通過反右派鬥爭，知識分子都看到了自己的靈魂深處還是資產階級王國，因而需要“脫胎換骨”，狠狠地改造思想。但是，思想改造是一個新與舊的鬥爭過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經過鬥爭，資產階級思想豈能被消除，無產階級思想豈能興立！割尾巴不能怕痛，如果把錯誤的思想掩蓋起來，不讓它出來見見陽光，不認真挖掘批判，焉能改造得好！只有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暴露出來，通過辯論，得到大家的幫助，才能認清自己思想上的是非，從而徹底地清除那些腐朽的東西。

因此，我們主張把思想攤到桌面上來，在小組會上要講老實話、真心話；這樣，經過群眾的反復討論，既能正確地對右派分子進行處理，又能使自己接受一次深刻的教育。

大膽暴露思想，勇於展開爭辯，這才是我們參加這場嚴肅的階級鬥爭，接受這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正確態度。

揭露右派分子甘拔羣的反黨謬論

右派分子甘拔羣，早在整風運動以前，就已形成了一整套的反黨思想，他乘蘇共二十次黨代表大會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批評和匈牙利事件的機會，猖狂地向社會主義進攻。他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個人崇拜的根源，照他這個反動觀點的推論，要消除個人崇拜的錯誤，就非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否則，個人崇拜的錯誤是無法根除的。緊接着，他就大力販賣資產階級民主，說什麼“各黨派的輪流執政，就不會有個人崇拜問題”，他贊揚美國資產階級政黨——民主黨和共和黨，這一黨在台上，那一黨在台下唱對台戲的局面。

當帝國主義製造匈牙利的叛亂事件，匈牙利的愛國者被屠殺、社會主義命運危在旦夕的時候，甘拔羣卻完全無動於衷。當蘇聯經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的請求出兵援助匈牙利人民，我們每一個人都同聲歡呼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命運得到拯救，反革命復辟的陰謀徹底破產的時候，右派分子甘拔羣却叫嚷：蘇聯干涉了匈牙利的內政，違反國際法。

甘拔羣還對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進行攻擊，他贊揚美帝的細菌戰。他十分露骨地說：“我國人口多，工業化困難，最好死掉二億人”（指用細菌戰辦法毀滅人）。人是最寶貴的財富，我們是要從六億人口出發團結全國人民以英勇豪邁的氣魄來建設社會主義，可是甘拔羣所考慮的却是如何去毀滅人類，由此也可看出甘拔羣的觀點是多麼的反動呀！

他從極端自私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出發，在右派分子周天覺的謬論發表以前就提出我黨已形成一特殊階級的反動言論。

在整風和反右派階段，甘拔羣的進攻是更加猖狂了，不僅有言論，而且有行動。當我院機械系專業問題鬧得很厲害時，甘拔羣也是出了不少力氣的，在機械系專業問題的座談會上，他慷慨激昂地煽動各班派代表去高教部、冶金部請願，借以煽動群眾對黨的不滿。

甘拔羣還惡意地污蔑黨中央，說宗派主義自黨中央到地方上都有，首先應上面負責，還說：過去所謂德，就是黨團員。企圖挑撥黨群關

右派分子楊石民是鋼61.3的學生。去年5月29日，他給院刊寫了一篇稿子，要求登載或廣播。其中充滿了他反動透頂的觀點。他說：“黨委不能領導整風，讓民主人士參加整風辦公室。反對用和風細雨的方式整風”。這就是說他要求象過去“土改”“肅反”一樣，反過來狠狠的把我們黨整垮、整掉。他說：“黨的幹部政策基本上是宗派主義的，民主人士應參與人事部門工作。”他就是这样從根本上否定了我們黨的幹部政策。誰都知道，我們黨的幹部政策是正確的，如果我們不培養和提拔德才兼備、忠於社會主義事業、密切聯繫群眾的人做幹部，我們黨的領導就會變成空架子。很明顯，楊石民的用意是要取消我們黨的領導。楊石民更露骨的提出，必須改變黨在各個領域中的絕對優勢。問題就更加明顯了，這就是他的根本目的。

他還主張民主治校，檔案公開。在“鳴”“放”時期和反右派時期利用他的職位（那時他還是團支部書記），進行可恥的右派活動。在選舉我整風工作小組時說：“不要選團支委，因為團和黨是一鼻孔出氣的。”在同學中多次的散佈“黨員是掌櫃，團員是二掌櫃，群眾是小伙計”的謬論。組織大家出“積分”大字報。反對給劉景芳扣右派分子的帽子。他煽動同學說：“我的檔案

系。

另外，他還攻擊肅反運動，說胡風不是反革命，誣蔑我院的肅反運動，成績不是主要的，錯誤是主要的。他狂妄地說“我對肅反運動的辯論最感興趣”，他還完全無視我院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誣蔑說“黨委在運動中要搞一個人是容易的，材料有的是；因為白的可以說成黑的”。

當全院批判右派分子劉景芳時，他頑固地站在右派立場，說什麼“不許侮辱教授”，“院刊違反憲法”，竭力為劉景芳辯護。這些謬論是早已破產了，現在右派分子甘拔羣的真面目，也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但是目前他並沒有真正的認識到自己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只是在表面上已經低頭承認了一些無可辯解的事實。

(機59.9班)

更正

141期“頑抗的右派分子陳昇平”一文第一行“電工教研組”系“熱工及水力教研組”之誤，特此更正。

是自己寫的，我都知道，檔案對個人前途很重要，你們一輩子不知道自己的檔案會很遺憾的。”對龍雲和儲安平的反動觀點他很同意。

從上面所例舉的他的一部分言行中，可以看出楊石民反對的是我們黨的根本政策，我們黨的領導。他同意的是社會上右派分子的極反動的觀點。同時他也提出了綱領性的辦法。他的一切活動目的是在於象他所說的，是要改變黨在各個領域中的絕對優勢，改變社會主義制度。他的用心是多麼狠毒！

楊石民出身於封建官僚的家庭。父親做過國民黨的專員，政治部主任，逮捕過新四軍戰士；解放後，他父親被政府逮捕。家庭不能過着“揚眉吐氣”剝削人的生活，因此他對現實不滿、仇恨在心，敵視人民的政權。當他在唐山陶瓷廠工作時，便結識了一伙和他氣味相投的人，其中有做過國民黨區黨部的主任。在工作時，楊石民與領導鬧對立，在各項運動中採取了消極抵抗的態度。他自高自大，瞧不起工農幹部。認為領導沒有提拔他，便對黨更產生了極端的

仇視。他認為自己要有“前途”，要想干一番“事業”，就必須改變黨在各個領域中的絕對優勢，改變現實社會。因此，在黨整風時期，他認為時機已到，便開始了對黨進行惡毒的進攻。

他在進行罪惡的反黨活動時，他的技倆是很隱蔽和狡猾的。當群眾在批判他時，他的態度極不老實。事先他對一個支委威脅說：“你們要把我的性質定錯了，我要上告到市委去。”在批判會上，他盡量避重就輕；說是受到別人的影響，動機是好的等等。

但是，無論怎樣，他內心的丑惡真象，骨子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實質是掩蓋不了的。在同學的嚴正批判下，他不得不承認其反動觀點，但對其動機和目的仍不肯明確交待。我們還要和他進行更堅決的鬥爭。對於這樣一個右派分子、混入團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共青團員的稱號是根本不稱稱的。必須堅決清洗他。12月28日，我們支部大會通過決議，一致同意把右派分子楊石民開除出團。並建議行政上嚴肅處理。（鋼61.3）

向鋼院的選民同志們匯報

(上接第一版)

無蛆）佔70%；130餘個機關，85%以上做到三潔三無。對15個鄉的飲水井416口進行了經常性的消毒，受益人口達45,000餘人；對人口密集處所積水坑壩、牲畜棚圈進行藥物消毒；改進飲食業的衛生狀況；降低了居民的發病率。

結合全國性的冬季“除四害、講衛生”運動，區里正大力發動群眾，開展捕滅雀鼠運動。希望我們許多高等院校密切配合，對鼠雀進行圍剿，不要讓鼠雀鑽空子，把我們的高樓大廈當作避難之所。

3. 法院和檢察院的工作

在右派分子大肆猖獗，壞分子乘機蠢動的1957年，區人民法院和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是够忙的了。從1月至11月間刑事案件比1956年同時期增漲了66%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貪污和盜竊，尖銳的反映了資產階級思想殘余的死灰復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流氓、強姦、盜竊、貪污、殺人等嚴重刑事犯罪中，一半以上的被告者是25歲以下的青年，而其中大、中學校的學生又占24%。由此可見，我們高等院校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提高師生員工的道德品質是何等重要！另外官僚主義、麻痺大

意的工作作風，也能助長貪污盜竊案件的发生：例如某校某系總務員乘該系和財務科不進行詳細核對，全系教員和系主任的圖章又交他保管的機會，捏造實習計劃，假造、涂改出差計算表，貪污公款五千餘元。某校實驗員利用實驗室管理制度松懈，盜賣儀器物品七百多件。這些案件對我們是很好的經驗教訓。

區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的工作同志在黨和上級機構領導之下，貫徹執行政府法令，狠狠地打擊了犯法的壞分子，保證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但由於解放後八年來社會秩序的安定，人民政權的鞏固，使工作同志在處理刑事案件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右傾情緒，對某些青年犯罪分子過於寬大，以致一犯再犯，給社會上造成損失。今後將加強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深入群眾，改進工作作風，並通過公審和講演廣泛地開展法制教育。

4. 結語

我們每一位選民同志對人民政府的各級機構有隨時檢查、監督和提出意見的權利與義務。希望大家發揮當家作主的精神一齊來關心區人民政府的各項工作與措施，經常提出改進意見，這樣才能把工作作的更好。